

西漢會要

二十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

徐天麟上進

番夷上

匈奴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單于頭曼有大子曰冒頓冒頓殺父自立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羸弱

三十九

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高帝廼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廼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兵又不來疑其與漢謀亦取閼氏之言廼開圍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以和親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驕延為書使使遺高后曰孤憤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





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  
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  
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  
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時匈奴  
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今傷痍者甫起而噲欲  
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  
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  
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  
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  
于過聽不足以自汙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  
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

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  
文即位復脩和親其二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  
地爲寇於是文帝遣丞相灌嬰將軍擊右賢王走出  
塞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  
復故約以安邊民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  
曰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遺匈奴書曰漢與  
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  
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  
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  
言于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  
錦袍各一比踈一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



匹錦二十四匹赤緋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  
令肩遺單于後項之冒頓死于愁粥立號曰老上單  
于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官者中行  
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疆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  
者中行說既至因澤單于單于愛幸之日夜教單于候  
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  
關殺北地都尉邛虜人民蓄產甚多遂至彭陽使騎  
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  
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  
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鄉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邀為  
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

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  
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漢  
甚患之廼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  
和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朕與單于皆  
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和親之後  
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  
單于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  
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二萬騎所殺略甚衆於是  
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  
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  
北棘門霸上以備胡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復與匈



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  
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  
饒給之漢使馬邑人聶翁宣聞闌出物與匈奴交易陽  
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廼以  
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二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  
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入漢塞  
見蓄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時鴈門尉史知漢謀具告  
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漢以恢本建造  
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自馬邑軍後五  
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  
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

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年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匈  
奴生得廣廣道亡歸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  
西大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大守軍千餘人圍將軍  
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至匈奴廼去又  
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  
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  
雲中以西至龍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  
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  
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  
造陽地以予胡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冬軍臣單于死其  
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大



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數月死伊穉斜單于既立其夏  
匈奴數萬騎入代郡秋又入鴈門明年又入代郡定  
襄上郡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  
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  
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夜圍  
右賢王脫身逃走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萬五  
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  
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  
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  
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趙信兵不利降匈奴  
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漢使票

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  
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騎將軍  
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  
祁連山得胡首虜二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  
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  
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  
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  
得脫盡亡其軍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  
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  
將其衆降漢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  
寇徙關東貧民馭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



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漢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住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會票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元鼎三

年也其後漢乃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垂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闕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為遣其大于入質於漢以求和親漢使揚信使於匈奴



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  
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  
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而  
匈奴終不敢以為言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盧  
立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明年春漢使  
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期至浚  
稽山而還匈奴生得浞野侯軍遂沒於匈奴兒單于  
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廼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  
賢王句黎湖為單于是歲大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  
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  
城障列亭至盧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

屯其旁使疆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  
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行壞光祿所  
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  
擊救盡復失其所得而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  
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為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  
國天子意欲遂困胡廼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  
憂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是歲大初四年  
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  
倨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二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  
於天山口首虜萬餘級而匈奴大圍貳師幾不脫  
漢兵物故什六七漢人扞將軍出西河與疆弩



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十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適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爲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

爲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揮不得代更以爲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爲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立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遣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至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坳街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衆



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貳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西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馱虜兵壞散死漢軍乘勝追北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長史與決眊都尉煇渠侯謀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以之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

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彊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閭大關取漢女爲妻歲給遺我麩酒萬石糴米五千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留使者三歲廼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闕氏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殯罷極苦之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更立子左谷蠡王爲壺衍襲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後復得匈奴降者言烏豆



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死心之方發二萬騎擊烏巨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明友因乘烏巨敞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匈奴繇是恐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後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丁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二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二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大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二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翁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歐蓄產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貳斬首捕虜至候



山百餘級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  
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  
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  
以下三百餘級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  
斬首捕虜十九級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  
吾水土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校尉常  
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  
王犁汙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  
驢羸橐駝七千餘萬漢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衆  
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不可勝數於是匈奴  
之衰耗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  
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  
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旦入其東  
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  
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  
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  
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  
敢取當茲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鞬單于立  
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  
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握衍朐鞬單于立  
復修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日逐王素  
與握衍朐鞬單于有隙即率其衆數萬騎歸漢漢封



日逐王爲歸德侯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  
不附及大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  
其明年烏巨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  
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犍爲  
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  
于至姑且水北未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自殺左  
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吐韓邪  
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  
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爲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  
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

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龍巢呼韓邪單  
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  
吾西爲左谷蠡王少子姑瞞樓頭爲右谷蠡王留居  
單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  
鞬王爲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  
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共讒右賢王  
言欲自立爲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  
知其寃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  
爲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即自立爲車犁單于烏  
藉都尉亦自立爲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  
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改在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



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為四萬人烏籍呼揭  
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  
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  
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  
耆單于即引西南留闐頓地其明年呼韓邪單于遣  
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  
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呼韓邪單于行千里  
未至嚙姑地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  
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左谷蠡王姑  
督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  
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邊累烏厲温淳皆見匈

奴亂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  
温淳為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籍都尉為單于  
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  
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  
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為閼振單于在西邊其後  
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三交骨  
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閼振單于率其東擊  
至支單于至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  
邪呼韓邪破其兵走至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  
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  
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匈奴



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鬪爲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彊猶不能兼并匈奴柰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些言曰不然彊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誅婁渠堂入侍至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歎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單于正月

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黻綬玉具劔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棨戟十安車一乘安車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龍裘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至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龍裘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始至支單于以爲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爲伊



利曰單于道逢至支合戰至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為漢所擁至支二虜欲攻之以稱漢乃殺至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至支至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因北擊烏揭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至支留都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至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

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至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薄責之甚急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至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北去後難約束昌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至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



孫素服屬之今至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  
合兵取烏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  
通語至支至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遂與  
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橐它驢馬數千匹迎  
至支至支人衆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其後  
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至支至支  
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  
子誠以至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  
得至漢今至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  
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  
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  
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  
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  
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  
不可許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王昭君號寧  
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邪立  
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雕陶莫臯立爲復株累若鞮  
單于復株累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  
奴侯入侍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  
奉獻朝正月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繡繒帛二  
萬疋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累單于立十歲死  
弟且糜胥立爲搜諧若鞮單于搜諧單于立遣子左



祝都韓王胸留斯戾入侍以且莫車爲左賢王搜諧  
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爲朝二年發行未入塞病死  
弟且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  
於涂仇揮王烏夷當入侍以囊知牙斯爲左賢王車  
牙單于立四歲死弟囊知牙斯立爲烏珠留若鞮單  
于烏珠留單于立以第二闕氏子樂爲左賢王以第  
五闕氏子輿爲右賢王遣子右股王烏鞮牙斯入侍  
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  
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  
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  
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今單  
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匈奴從  
此隙矣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  
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  
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  
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民盛壯願從五  
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  
來朝上以大歲厭勝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告之  
以加敬於單于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  
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旣罷遣中郎將  
韓況送單于初上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  
留昆同母兄大且方與婦入侍還歸復遣且方同母



兄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天皇太后  
稱制王莽秉政廼風單于令遣主昭君女須卜居次  
去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句  
姑去胡來王唐堯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  
降匈奴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  
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  
帛敞長水校尉王歙使匈奴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  
當得受今遣之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行使者詔  
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單于遣使  
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會西域諸國  
王斬以示之廼造設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  
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亘  
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  
阜主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付單于令奉  
行因收故宣帝所爲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不  
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  
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  
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曰太后遣使者

答諭厚賞賜焉

匈奴志



西漢會要卷第六十九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

天麟

上進

蕃夷中

西南夷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  
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此皆椎結  
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爲僬  
昆明編髮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  
自僬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苴都最大自苴以東北  
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  
西自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

三九十一

一

丙

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  
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風曉南  
粵南粵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  
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  
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  
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  
亦不能臣使也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  
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  
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  
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  
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郎中將



將千人食重萬人從巴祚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厚  
賜諭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  
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廼且聽蒙約還  
報廼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  
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  
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  
時也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饜數歲道不通士  
罷餓餒離暑溼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  
耗費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  
便及弘爲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  
言西南夷爲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

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保就及元狩元  
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邛笮竹杖問所從  
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  
西可二十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  
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  
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間  
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廼留爲求道  
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  
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  
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  
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勞



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捷爲太守漢廷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隴滇道者且蘭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荏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更以邛都爲粵舊郡荏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

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西夷滇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人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發蜀都犍爲犍命萬餘人擊牂柯大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大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興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蓄畜產十餘萬上曰鈞町侯云波



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二波  
為鈞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  
間歲武都氏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頷侯韓增與  
大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  
鈞町王禹漏卧侯俞更舉兵相攻牂柯太守請發兵  
誅興等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廼遣太中大夫蜀郡  
張康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  
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  
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  
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  
者即不為不毛之地云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

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  
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絕之及已成  
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  
馬陳立為牂柯太守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與不  
從命立請誅之未報廼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  
且同亭召興與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  
見立立數責因斷頭邑君曰將軍誅云狀為民除害  
願出曉士眾以興頭示之皆釋兵解鈞町王禹漏卧  
侯愈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  
翁指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  
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桀指等翁指據院



爲壘立使竒兵絕其饗道縱反間以誘其衆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然呂立怒叱戲下令格之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

### 南粵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爲南粵王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此必長沙王計乃自尊號爲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

將軍隆慮侯竈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廼乘黃屋左纁稱制與中國侔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廼爲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爲大中大夫謁者一人爲副使賜佗書曰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遜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爲



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  
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  
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  
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  
來去帝制黃屋左纁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  
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  
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此言  
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挂蠶  
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味死再拜以聞皇帝陛  
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  
請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

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爲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  
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曰兩粵俱爲藩臣毋擅  
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  
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  
軍往討閩粵兵未喻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  
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  
廼興兵誅閩粵死亡以報德遣天子嬰齊入宿衛謂  
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  
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  
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  
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



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曰  
文王嬰齊嗣立即薨其先武帝文帝重嬰齊在長安時  
取邯鄲摻氏女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摻氏女爲  
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  
恣懼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  
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爲明王太子興嗣立其  
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  
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  
王大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  
臣等輔其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  
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

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  
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壹朝除邊  
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  
大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者留  
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爲入朝具相呂嘉  
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迺陰謀作亂天子遣千秋  
與太后弟摻樂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呂嘉迺遂反攻  
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  
縣立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  
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  
四十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



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生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爲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陘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粵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廼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嘗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招降者賜卬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毆而入伏波營中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粵郎都稽得嘉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

### 閩粵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控率粵歸番禺陽令吳芮所謂番禺者



也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王主命不五也以故不佐  
楚漢擊項籍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  
爲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  
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迺立搖爲東海王都東  
甌世號曰東甌王后數世孝景二年吳王濞反欲從  
閩粵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募殺  
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閩粵怨東甌  
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  
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粵  
人相攻擊固其常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  
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漢  
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粵請舉國徙中國迺悉與衆  
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守天子約不敢  
擅發兵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  
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喻領閩粵王郢發兵距險  
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不請故天子兵  
來誅漢兵衆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滅國乃止今殺  
王以謝天子天子罷兵固國全不聽迺力戰不勝即  
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  
曰所爲來者誅王王頭全不戰而殞利莫大焉迺以  
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  
罷兩將軍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



乃使郎中將立丑爲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善以殺  
郢威行國中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制上聞  
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  
立餘善爲東粵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粵反  
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舡擊呂嘉等兵至揭陽  
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及漢破番禺  
樓舡將軍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粵上以士卒勞倦  
不許罷兵今諸校留屯豫章梅領待命明年秋餘善  
聞樓舡請誅之漢兵留境且往廼遂發兵距漢道號  
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砂武林梅領殺漢三  
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川侯蔭將屯不敢  
擊郢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  
民爲妄言上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  
往樓舡將軍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領粵侯爲  
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粵  
自兵未往故粵街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  
聽及橫海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粵軍於漢陽  
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以其衆  
降橫海軍封居股爲東成侯萬戶封敖爲開陵侯封  
陽爲印石侯於是天子曰東粵陞多阻閩粵悍數反  
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

朝鮮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爲置吏  
築障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遠難守復脩遼東  
故塞至泚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  
聚黨千餘人推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泚水居秦  
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  
在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大守  
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  
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  
雍闕弗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  
詔何去至界臨泚水使馭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卽  
度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

弗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  
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  
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右渠發  
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兵先縱敗散多還走  
坐法斬樓船將齊兵十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  
知樓船軍少卽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  
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  
泚水西軍未能破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  
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  
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  
軍罪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



天子曰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并其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啞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令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王又不肯降陶啞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廼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

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改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定朝鮮爲真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



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眾來降護鄯善以西  
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曰遂王為歸德侯吉為安  
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  
都護都護之起自言置矣倂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  
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田於北胥鞬披莎車之  
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  
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  
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  
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  
戊巳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  
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

二十四

西域

二

卷

之西為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

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產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

姑羌國

鄯善國

且末國

小宛國

精絕國

戎盧國

扞彌國

渠勒國

于闐國

皮山國

烏秣國

西夜國

蒲犁國

依耐國

無雷國

難兜國

罽賓國

烏弋山離國

安息國

大月氏國

康居國

奄蔡國

大宛國

桃槐國

休循國

捐毒國

莎車國



疏勒國

尉頭國

烏孫國

姑墨國

温宿國

龜茲國

烏壘

渠犂城

尉犁國

危須國

焉耆國

烏貪訾離國

卑陸國

卑陸後國

郁二師國

鞞巨國

蒲類國

蒲類後國

西且彌國

東且彌國

劫國

狐胡國

山國

車師前國

車師後國

車師都尉國

車師後城長國

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攻劫

三五二

西域傳卷之二十一

三

朱仁

漢使王恢等又數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數為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恢為浩侯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侯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為貳師後距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



王將詣闕薄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侯伺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一子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位爲王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之水

卓常主發導負水僭糧送迎漢使又數爲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爲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馳傳詣闕垂首北闕下封介子爲義陽侯乃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爲刻印章賜以宮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將



軍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

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廼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爲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

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垂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垂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斤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尚時



爲所侵盜驢蓄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  
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間  
乞匄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蓄棄捐曠野而不反又  
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  
色頭痛嘔吐驢蓄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陜者反  
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  
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垂度蓄隊未半阮谷  
盡靡碎人墮執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  
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  
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  
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著業已受節可至皮山

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劇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  
年而壹至云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  
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因發  
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犂軒眩人獻於  
漢天子大說

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  
而至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其後都護甘  
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戍已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  
誅滅至支單于是歲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  
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



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  
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莎車王身  
呼屠證殺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為王約諸國背漢  
會衛侯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  
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還拜奉世為光祿大  
夫是歲元康元年也

始張騫言烏孫雖強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  
公主與為昆弟以制匈奴武帝令騫齎金幣往騫既  
致賜諭指昆莫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匈奴  
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烏孫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  
公主為昆弟漢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

四一  
西域傳今要卷之二

八

高

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  
夫人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陁尚公主公主不聽上  
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岑陁遂妻公主昆莫死  
岑陁代立江都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  
公主妻岑陁岑陁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復尚  
楚主解憂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  
師與匈奴為一共侵烏孫惟天子幸救之漢議欲擊  
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  
言匈奴復大發兵侵擊烏孫惟天子出兵以救公主  
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獲單于  
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



綴元康二年烏孫昆彌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  
嗣令得復尚漢公主上乃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  
為公主而遣之未出塞間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  
貴人共立岑陁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天子召還  
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後翁歸靡襲殺狂王自立  
為昆彌宣帝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  
自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時軍旅連出  
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  
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  
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

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  
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  
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臣愚以為可遣屯田  
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園地形通  
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  
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  
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蓄積為本業  
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  
便臣謹遣問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敕大守都尉明選  
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芟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  
其意臣昧死請上廼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



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令  
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廼者以縛  
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廼  
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  
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  
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大史治星  
望氣及大卜龜著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  
也又曰北伐行將於蒲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  
朕親發貳師下蒲山詔之必無深入今計謀卦兆皆  
反繆重合戾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  
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  
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上漢軍一將不吉匈  
奴常言漢極大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廼者貳師  
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  
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  
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戾之賞以  
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  
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  
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逢火之失亦上集不得後  
降者來若捕生口虜廼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  
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之武備而已郡國二  
千石各上進蕃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



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扞彌扞彌遣大子賴丹爲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何以得受扞彌質即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扞彌大子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黎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合五萬人攻龜茲責以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廼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

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爲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鍾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絳賓死其子承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



陸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

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爲開陵侯將樓  
蘭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  
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  
匈奴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犁危須凡  
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共圍車師  
王降服臣屬漢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  
帝即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  
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爲質軍宿焉耆  
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爲  
太子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  
通烏孫者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熹將  
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熹  
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  
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會  
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犁田收秋畢復發兵攻車  
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  
爲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  
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  
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  
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熹引兵  
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熹即留一戍與卒二十人留



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廼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犂東奏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廼與校尉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即其城下謂吉田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廼解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間以河山比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執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楊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兵去吉廼得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於是漢召故車師大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賜第與其妻子居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



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院車師後王姑句以道當爲挂置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姑句數以牛羊賂吏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陬謂姑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爲都護司馬所殺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來王唐兜國比大種赤水羌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以時救助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單于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使者以聞莽不聽詔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以示之至莽篡位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兄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之貢獻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

西漢會要卷第七十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西漢會要/[宋]徐天麟撰.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572-3

I. 西… II. 徐… III. ①會要—中國—西漢時代②典  
章制度—中國—西漢時代 IV. D691.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4)第123007號

ISBN 7-5013-2572-3



9 787501 325726 >

書名 西漢會要(全二十冊)  
著者 [宋]徐天麟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stf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一六六·二五

版次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572-3 / K·921

定價 五三三〇圓



